

大家国学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途径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们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顾颉刚国学



顾颉刚著 顾潮编

-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 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
- 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 古史中地域的扩张
-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 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
- 周汉风俗和传说琐拾

顾颉刚著 顾潮编

大家国学
顾颉刚
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家国学·顾颉刚 / 顾颉刚著；顾潮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201 - 05968 - 6

I . 大 … II . ①顾 … ②顾 … III . 国学—中国—文集 IV . Z1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5881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丛书题字 王元化

丛书策划 益琳福 成之

大家国学·顾颉刚

作 者 顾颉刚

编 者 顾 潮

责任编辑 李力夫

特约编辑 曾 羽

美术编辑 兰 馨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版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cn>

邮 箱 tjrmcbs@126.com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54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5968 - 6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水
家
國
學



总序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间世的。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上海的《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6》，在历史学部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位置及作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论”。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热仍在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讨论。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

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增加了中国人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学”？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 2006》写了一篇题为《国学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二〇〇五年，我在第 22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 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争论。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原典。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术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从清代延续变革而来。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前　言

顾颉刚先生(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江苏省苏州市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二〇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校;一九五四年始,任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具有良好的传统学术根底。又受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影响,先生从中学时代起即立下志向,欲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整理。

一九一三年先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课余听章太炎讲学,受其攻击今文经学家“通经致用”的启发,产生了自觉治学的意志——为求真而治学。又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影响,不信任古书中所记的古史。同时迷恋京戏,由于留意戏中的故事,而领略了故事变化的格局。

先生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经受了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洗礼,思想得到解放,敢于大胆宣布胸中积蕴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并且敢于将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等等与高文典册中的经学、史学置于平等的地位上作研究的题材。

先生承受了胡适“历史演进”的治学方法以及钱玄同对今、古文经学的见解,结合自己平时对于戏剧、故事格局的认识,在我国历代学者辨伪工作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三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也就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尤其是经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各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而成,各种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次序恰恰相反。为从杂乱的古史中区分出信史与非信史,他又进一步提出应打破四项传统观念:“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些观点推翻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系统,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引发一场大辩论。先生将论战双方及其他相关的文字编为《古史辨》第一册,于一九二六年出版,以后十几年中又陆续出版了六册。被称为“古史辨派”的学者们将古代的经典由人们信仰的对象变为供人们考辨的史料,推动中国史学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古史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历久不衰。

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先生打破了雅俗的界线,以孟姜女故事印证古史的演变;以歌谣论证《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其中包含大量民间创作。他把民俗学材料与古史古籍研究相结合,开辟了古史古籍研究的新天地,也开拓了我国神话学、民俗学的研究。一九二八年他在《民俗周刊·发刊辞》中写道:“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更反映出对大众文化的关注。

先生考辨古史古籍时深感离不开古代地理的研究,一九三四年又创办《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以集体的力量探索古代民族、地域以及边疆史地,造就了“禹贡学派”,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科培育了一代人材。

抗战期间,先生转入西北、西南,以所见所闻之边疆风尚论证中原古史,破旧立新,为民族考古学开了先河。

先生晚年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深入研究《尚书》,所撰《〈尚书·大诰〉译证》更代表了《尚书》研究的新水平,对商周史的建设作出贡献。

此次蒙《大家国学》丛书之邀,选先生论著如下:

《盘庚》中篇今译

《禹贡》评注(节录)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以上是关于《尚书》、《周易》、《诗经》的研究。

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

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古史中地域的扩张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以上是关于古史、故事的研究。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

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

周汉风俗和传说琐拾

中国古书和古史漫谈

以上是关于国学的概论或笔记类文字。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整理国故。对于《尚书》这部我国最古的历史文献，先生认为其中《商书·盘庚篇》是“极可宝贵”的商代历史资料，便把它译为白话文，使人们了解商代的情形。朱自清先生曾指出：“五四运动后，整理国故引起了古书今译。顾颉刚先生的《盘庚》篇今译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是要打破古书奥妙的气氛，所以将《尚书》里诘屈聱牙的这《盘庚》三篇用语体译出来，让大家看出那‘鬼治主义’的把戏。”(朱自清《古文学的欣赏》)至于《尚书》中《尧典》、《禹贡》等头三篇，先生认为并非是历来儒家所谓的“虞夏书”，而是写成于战国或者更晚。《禹贡》评注》文中考证了此篇分州论述的山川、物产、制度，推测其为战国时书，作者可能是西北人。吕思勉先生曾评价先生“发明《禹贡》不但非禹时书，所述的亦非禹时事，乃后人据其时的疆域附会，则不可谓

非一大发明”(吕思勉《从章太炎谈到康长素、梁任公》)。

《周易》一书,中心是《卦辞》和《爻辞》,即《易经》。先生研究了《卦辞》、《爻辞》中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等故事,指出这些故事都是发生于商代和商末周初的;而其中并没有尧舜禅让、汤武革命、封禅和观象制器等儒家道统的故事,由此可以约略推定《卦辞》、《爻辞》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初叶。对于《诗经》,先生则广采《尚书》、《左传》、《国语》、《仪礼》、《论语》、《礼记》等书记载,考证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的用诗以及孔子、孟子对《诗》的态度,揭穿了历来儒者对它的曲解,还其为古代诗歌总集的真相。他还以数年来搜集整理歌谣所得见解,对《诗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在有关古史和故事研究的四篇文章中,先生用“历史演进”的方法,揭示出古史中人物、地域等情况是如何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对“纣恶”演变的探讨,表明了他以故事的眼光和角色的眼光去解释某些传说成分特多的古史构成的原因。他指出,由于商纣王处在“身死国亡”的恶劣地位,因此成为一个罪恶所归的脸谱化角色,经各个朝代不断增添其罪状,使其从最早《尚书》中所述的因酗酒不理朝政而亡国的庸君,最后变为《封神榜》中所述的暴君。孟姜女的故事,一向是被人们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先生则以研究史学的科学方法和精神对其进行研究,使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孟姜女故事成为数十位学者共同的课题,获得了丰富多彩的成绩。

最后一组文字,是对国学的概述及漫谈。其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更体现了先生求真的治学风格和对民众文化的重视,洋溢着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

目 录

总 序/1

前 言/1

经书研究

《盘庚》中篇今译/3

《禹贡》评注(节录)/9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61

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116

古史与故事研究

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159

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169

古史中地域的扩张/177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184

概述与漫谈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207

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219

周汉风俗和传说琐拾/223

中国古书和古史漫谈/236

大家国学·顾颉刚

经书研究

《盘庚》中篇今译

三年前，在家中读书，曾将《尚书》译出数篇。那时没有发表，就随手搁置了。现在把《盘庚》中篇抄出，付与《语丝》，聊塞我一期文字之责。

《盘庚》三篇，是商王盘庚要迁都而臣民不愿意，他对于臣民公开的三次演说。这三篇演说稿从现在看来实是非常奇怪：他说了许多的话，竟没有把他们为什么应该迁都的一个主要意思说出来——虽是后世的学者有了河患的成见已经替他加上了些理由。实际上，他只有把甘言好语来骗他们迁徙，把严刑峻法来逼他们迁徙，把先王先祖的神灵来吓他们迁徙。

适之先生曾怀疑《盘庚篇》是假古董。我以为这篇究竟是真的商代文字，或是周代人拟作的文字，现在固然没有考定，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这是战国以前的作品，不是秦汉人的手笔，如《尧典》、《皋陶谟》之类。这不必搜求别的证据，只要看思想的径路已可明白。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拘束；若是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一种主义，我们可以替他起个名儿，唤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理学说都建筑在“人生”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逼迫。所以那时有很多的尧、舜、禹、文、武、周公的“德化”的故事出来。这类的思想，可以定名为“德治主义”。战国以后，儒家的思

想——德治主义——成了正统的思想，再不容鬼治主义者张目，故《盘庚篇》已不会得假造出来，即使假造了也不容收入《尚书》了。

这也可以举一个例。西汉时伪造的《泰誓》，上面有“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的话；东汉的经师便不信任他，马融更斥其“在子所不语中”（《尚书正义》卷十一《泰誓·序》疏引），这篇文字到底不久失传。东晋时伪造的《古文尚书》，连篇累牍都是仁义道德和格言，历代奉为大经大法。当阎若璩做《尚书古文疏证》揭穿他作伪的真相的时候，万斯同就说：“《古文尚书》……其言明白正大，如日月昭垂。……使《尚书》而无《古文》，不当列于《五经》矣。”（《群书疑辨》卷一）可见只要人性充足，便是伪书也就有了他的存在的理由了。我们更看汉代时谶纬的势力何等盛，但其势力究竟不能侵入经中，也可明白这个趋势。所以在此我们可以知道，鬼治主义自经失势之后，他再也不能回复到原来的地位了。

鬼治主义的历史材料，自经秦代焚书，汉代尊儒家之后，所存的已绝少。《盘庚》这篇文字，即使不真是盘庚的话，但我们也可以借此窥见德治主义未起之前的政治状况，终究是一种极可宝贵的材料。

《盘庚》三篇中，以中篇的鬼气为最重，故现在选抄了中篇。

（一）原文：

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曰：

“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惑：鲜以不浮于天时。

“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

“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忧动予一人：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